



小說散文選

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发表三十周年征文

小说散文选

伊春地区纪念《讲话》发表
三十周年办公室征文组

一九七二年五月 · 伊 春

目 录

革命战士 (小说)	董玉振 (1)
雨夜巡道 (小说)	高大中 (13)
不老松 (散文)	陈可雄 (18)
岗位 (小说)	赵景龙 (24)
接车 (小说)	关延武 (28)
奔腾向前 (散文)	谷世泰 (33)
大锤师傅 (小说)	屈兴岐 (37)
一篇调查报告 (小说)	秦广森 (54)
春光图 (散文)	王汉亮 (64)
灯 (散文)	王瑞来 (71)
革命歌声 (散文)	王家和 (76)
小鹰展翅 (小说)	张开山 (80)
放映员之歌 (散文)	李凤林 (101)
跑步前进 (散文)	曹锋、韩杰 (106)
号角 (散文)	张克赢 (111)
春梅 (小说)	陈宝庠 (114)
第一天 (小说)	王培生 (125)
小辅导员 (儿童故事)	刘翰林 (129)
新芽 (散文)	纪汉青 (134)
田头演出 (散文)	仲维波 (138)
封面设计	张心中、崔正植

革命战士 (小说)

董玉振

太阳还没从巍峨峭拔的群山中升起，那万缕朝霞早射进松林里，树冠上的积雪闪耀着点点银星，象幅透明的银缎。这时候，向阳林场刚开过早饭，工人三一串，五一伙汇成帮下场子；林场革委会主任李学林早已经开始工作了，他在着手编制第二季度的作业计划。

李学林精神振奋，兴致勃勃，脸上洋溢着愉快的神色，国际大好形势的东风吹得他周身是劲：我国继去年打破帝修反的多年封锁，以一百零四票的绝对压倒优势进入联合国，今年美帝头子尼克松又主动找上门来谈判，这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这一切大大激发他努力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使国家更强大，无产阶级专政更巩固，让帝修反发抖去吧！李学林编起计划格外用心，算盘珠扒拉得噼哩叭拉响，经过了横打竖克，把得出的数据填写在计划表格里。

李学林正忙着编计划，猛然门“吱——嘎”地一声开了，有人大步走进屋来。李学林本能地抬起头来，看见来人

正站他办公桌旁，有二十三、四岁的年纪，身材高大，体质健壮，穿一身草绿色新军装，有着那军人特有的气概。李学林感到很陌生，内心里思忖着：“这个人是谁呢？”

来人立正的姿势站在那里，面对着李学林，俐落地举起右手，“叭——”地行个举手礼：“报告，革命战士高向军前来报到！”

李学林点点头，心里登时明白了：昨天下午林业局劳动组打来电话，告诉他给林场配一名采伐油锯手，是个转业军人。没想他一清早徒步二十里赶到林场，真有股子干劲。他就喜欢这种人。因着急编计划，便说：“上午休息，下午到采伐排上班去。”

高向军没马上离开，望着摆满桌子的表报，提议说：“这一带东山最高，那里要修一个观察哨所，这项工作要写进计划里。”

“已经纳入计划了”，李学林告诉他：“前几天，林业局的军代表来林场，就指示在那里建立一个观察哨所。”

高向军没在屋里停留，转身走出来。李学林又开始编制计划，当他核算完二季度生产需要的劳力后，刚计算生产所需的机械台数，高向军又走进来，有所发现地说：“主任，森铁线两侧防火线应加宽到50米，要写进计划内。”

李学林认为这意见有来头，仰起脸，有意问一句：“为什么？”

“从战备出发，”高向军高挑着眉稍讲述理由：“敌人打来，森运线是敌机轰炸的主要目标，加宽防火线能更好保护国家森林资源。”

李学林听后，越发得到了证实，他以肯定的语气说：“这

一定是军代表王主任讲给你的。”

“不，”高向军摇着头说：“王主任没讲这些。”

李学林认为真太巧了，事先没经过交待，想法说法一模一样，可见这是一个肯动脑筋想问题的人。他又一次打量着面前的高向军，那黑红的圆脸上，镶嵌着一对乌光闪亮的大眼睛，一瞅人直忽闪，这给人一种又精明又细心的印象。李学林心里话：“上次军代表王主任说给林场派一个得力的人来，果然给选来一块好料，林场里有这样的工人，生产指标一定还会冒高的。”

二

四月初，小兴安岭还是寒气侵人的时候，特别在太阳没升起之前，更是朔风刺骨，春寒料峭，冷的“蝎虎”。高向军自打分配到采伐排当油锯手以后，每天早晨天刚放白，他就一轱辘爬起来，提着那把采伐用的玻璃大斧，迎着凛冽的寒风到山场去，由这个山坡窜到那个山坡，由这个林班走出来，又进到另一个林班里，到处钻林子。直到上工之前，他才急匆匆地回来，浑身早被汗水泡透了，羊皮帽沿下散发着蒸腾的热气，象刚打开的蒸笼一样。高向军的这种行动，早已经被李学林发现，开始他认为：年轻人初来乍到，对山里头一切都感到新奇，爱到处走走看看。后来，见高向军一连几天都是如此，李学林就有些沉不住气了，林场里一切都按计划办事，这样长此下去会妨碍生产的，要影响到计划的完成。这一天，李学林起了个大早，有意要堵高向军。果然高向军一早又起来，扛着大斧到山场去。两人在林场的院心碰头了，李学林喊住他，开始一句话没说，先把高向军手里的玻璃大斧

拿过来，掉过来斧头，用大拇指肚挡了挡斧刃，接着又两眼一眨不眨地去看，那斧刃早磨得明光锃亮，锋利无比，真是吹毛过刀。李学林从斧子上没找出什么破绽，于是单刀直入地问：“一大清早，你总往山场乱跑乱钻什么？”

高向军满有主见地回答：“看山形地势和森林的分布。”

李学林皱着眉摇了摇头，虽然没讲话，但明显是不赞同。

“林场还要进一步落实战备，”高向军高扬着头，两眼放射出炽烈的光芒，用手指着不远处的一座耸立的山峰说：

“就在那山峰下面，建有森林运材大桥，一旦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敌机一定要来轰炸破坏，把高射机枪架在山峰顶上，对歼灭敌机保护运材大桥最有利。”

说实话，李学林要是在部队里当连长，准会伸出大拇指，承认高向军是一个顶呱呱的好战士；可是他现在是林场革委会主任，国家要求他一年完成五万立方米木材，各道工序都是定人定产量，一个萝卜顶个坑，所以他要求每个工人都要从完成任务出发。他说：“小高，你现在已经转业不在部队了，职号不是个兵，而是一个林业工人了，争取旬旬月月完成生产计划，努力做好本职工作，这就是很好的战备了。”

“我现在虽然不在部队，还照样是一个革命战士，”高向军挺立着身子，忽闪着两只大眼，一本正经地坚持说：

“今天我来到小兴安岭，这是革命需要我换了一个防地，这里就是我保卫毛主席，保卫祖国，消灭帝修反的战斗岗位，我履行一个革命战士的职责，光完成生产任务还远远不够，必

须时刻加强战备。”

李学林还想说什么。这工夫，和高向军一道油锯采伐的青年伐木工人小马也走来了，他接上话茬说：“李主任，小高说的对呀，这两天在他的帮助下，我已经转过弯子来了。”说完两人会成帮，匆匆地往一片没开采的原始松林奔去……

李学林望着他俩的背影，在那里呆呆地站立了半晌，最后又回到办公室去编计划。

两天后，李学林把二季度生产计划编完。作业林班，使用的设备，所需的劳力，原材料的消耗和增加生产的措施，都搞得一清二楚，然后抄写了一份贴在食堂门口醒目处，让全场职工审查讨论。李学林为得到第一手材料，有意坐在那里听群众的意见。

工人们下工后，都自动围拢在那里看计划。高向军在人群中，把计划从头到尾仔细看过一遍后，脸色变得异常严肃，两道浓眉聚拢起来，他象发现什么重大问题，掏出钢笔就在那计划纸上划了很大一个“？”，人群中有人说：“小高对计划有意见！？”

“对，”高向军两眼睁得大大的，高声说道：“我对计划有意见！”

李学林在那边忙把笔记本翻开，准备把意见记录下来。

“从那里开始说呢？还是从战备讲起吧——”高向军回转身，锐利的目光盯在李学林的脸上，话语高亢有力：“不错，当前国际形势大好，帝修反日落西山。美帝头子尼克松在穷途末路的情况下，主动找上门来；可是帝修反搞封锁、颠覆、侵略的本性决不会改变，任何时候也不能对帝修反抱有任何幻想。……”

小马这时插进一句话说：“形势大好，千万不能忘记战备！”

高向军又接着说：“我们首先必须加强思想上的战备，才能时刻立足于打，为消灭帝修反做好一切准备，编制计划更要突出战备，落实战备。问题就出在这里，北山三林班，树头齐，材质好，向阳山坡道，集材距离近，不应该在二季度里作业，应该留着作战备林，一旦反侵略战争打起来，那时候开采它，能更有效地支援战争！”

这一席话，在人群中产生了巨大反响和震动，人们不约而同地说：“对呀，小高想的周到，提的有理，计划要修改！”

李学林坐在那里，一个字也没记在纸上，但那句话都震动着他的心弦，尽管意见提的尖锐、深刻，还是全盘接受了。他红着脸站起来，面向着人群说：“我接受意见，同意修改计划！”

三

李学林接受了意见，对二季度计划重新进行修改，把北山三林班留作战备林。他逢人还说：“形势大好，不能忘记了阶级斗争，今后我这当主任的不光抓生产，还要抓战备。”

这天，李学林一直忙乎到晌午，才把计划修改完毕。这时食堂早响过开饭的钟声，他忙着吃饭去，准备赶森铁客车到局里开计划会议。一出门，正巧高向军吃完饭从食堂走出来，他立即主动迎上去，以表扬的口吻说：“小高，你这两天干得真不错呀！”

高向军一本正经地回答：“还很不够。”

“不，”李学林坚持说：“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

好，刚来林场这么几天，采伐就闯过了六十米大关，这充分说明你战备工作落到了实处。”

高向军象想起什么心事思索半晌说：“我总在想，如果战争打起来，敌机要来轰炸该怎么办？”

“等敌机飞走了再采伐。”李学林认为理所当然的回答道。

“敌机要轮番捣乱，战争又急需木材怎么办？”高向军想的就是多，又追问了一句。

“这，这……”李学林根本没想这些，一时回答不出话来。

“要搞夜战，”高向军早已经有过充分考虑，果断地说：“进行夜间采伐。”

李学林连连摇着头，显露出毫无办法的神情：“难着哩，夜里工作没有照明，采伐掌握不准树倒方向，容易出事故，自从有采伐以来，还没有过夜间作业。”

“要从我们开始，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高向军两只大眼放射出坚毅的光辉，充满信心地说：“为了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必须立足于打，练好夜间战斗的本领。”

李学林还感到把握不大，喃喃地说：“争取吧。”两人说着分道扬镳，各人都有任务在身。一晃二十多天过去了，到了四月末稍。小兴安岭天气开始转暖，冰雪消融，气候温和，百草从地面上钻出锥来，迎春花已经开放了。又连续刮了两天的东风，这习习的春风把天刮阴了，在落日之前，下起了牛毛细雨，杨柳枝条经过细雨洗涤，透出一层淡绿。雨天里，工人们提前收工了。李学林在局里开完计划会议，又连轴转开上了战备会议，整整开了二十多天，

今天才赶回林场，他要把作业山场都走到，全面看一遍才放心。李学林顶雨在林班里到处走，最后来到一个新开发的采伐号，透过濛濛细雨，看见一个人脸向里，背朝外坐在一棵伐倒木上。他仔细瞅了瞅认出正是高向军。李学林不觉一怔：还没走，顶雨在干什么？他这么想着，本能地奔过去。

高向军坐在伐倒木上，全身早已经湿透，雨水从帽沿上、两腮上不住往下滴哒，他全然不顾。正紧闭着双眼，两手不住闲地在一株伐倒的红松树干上摸着。他是那样的精神专注，就连李学林走路踩得树枝希里哗啦的响动都没听见，只顾用手在树干上摸呀摸，好像要摸出什么奥妙似的。他摸着摸着有所发现地“嗯”了一声，接着两手在树干上换了一个位置，仍然紧闭着双眼，还像以前那样的摸着。李学林看得真切，不知他在搞什么花样，那副神态真逗得人好笑。最后憋不住这样问一句：“小高，你在鼓捣什么？”

高向军没回答，还是双眼紧闭，两手不停地在树干上摸着。

李学林第二次敞开喉咙大声说：“你着迷了咋的，还在摸！”

高向军一惊，睁开了眼睛，看见站在他跟前的李学林：“啊，李主任！”

李学林站在那里问道：“别人早走了，你还顶雨在这里干什么？”

高向军两眼睁得大大的，认真地回答：“我这是在搞战备大练兵。”

李学林被装在闷葫芦里，进一步追问道：“你这是练的那一路兵啊？！”

“练用手摸出树干的阴阳面。”高向军两手还不停地在树干上摸着，像辨别出什么似地说：“红松阳面的树皮裂片大，裂痕深，阴面树皮裂片小，裂痕浅，掌握它，就能够进行夜间采伐了。”

李学林还是满有顾虑地说：“就怕掌不准倒向出事故。”

高向军望着近处一株直插云天的苍松，早经过思考地说：“向阳的那面树枝多，叶子厚，重量大，是树的正常、自然合理倒向，只要夜间能摸出阴阳面，就能掌握树倒方向了。”

李学林来林区有十年的历史，积累了一定的生产经验，还没想出来——过去也没往夜间采伐上想，今天高向军想到了。于是他赞赏地说：“不简单，脑子里可真有个套套哩。”

“一个革命战士的职责，就是要消灭帝修反，”高向军非常认真地说：“只要时刻想着这个大目标，一切都能够想得到，做得到。”

李学林有所启发地打量着高向军，尽管他那身草绿色军装不那么新了，膝盖处还磨破了，打上土兰布补钉，可是却更加承认了他是一个兵。

四

雨还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天色也眼看快要黑了，李学林催促高向军同他一块回林场，不想高向军却另有打算地说：“今天夜里下雨，我和小马要进行夜间采伐实验。”

李学林开始感到有些突然，很快就完全理解了，高向军选在雨夜实验，是为了从难从严出发。他心潮激荡，主动提出：“我也参加今晚的实验。”

高向军格外欢迎：“太好了，请主任多指导。”

这当儿，李学林在采伐号里四下瞧了瞧，并没有看见小马，问：“他在哪儿？”

高向军两眼望着林班集材道说：“那不是回来了。”

小马从林场取饭回来了，肩挎着揷包，顺着集材道大步走上山来。他老远望见李学林也在采伐号内，惊异地问一句：

“李主任刚开会回来，就来参加实验？”

“对，”李学林大声答应着：“为了埋葬帝修反，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小马连声喊着：“好啊！好啊！”快步走进采伐号里，从背包里拿出馒头，这是给高向军一人带的干粮，现在分给两个人吃。

两人拌着春雨吃罢晚饭，天早浑黑了。夜像一块偌大的帷幕，把山峦树木统统遮盖了，到处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高向军挺身站起，向小马布置道：“作好战前准备！”

小马答应着，随手抄起那台“柳洲牌”国产油锯。

高向军站立在那里，像部队的指挥员一样，在作战前动员。他说：“帝修反是秋后的草，活不长了；可是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在死亡之前，更要拚命，他们会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战争打起来，林班这里就是前线，要生产更多的木材去打击敌人，不光白天采伐，夜里也要采伐，为了消灭帝修反，解放全人类，现在开始战斗！”高向军说完，走近一株红松跟前，张开两臂把树干搂了搂，估量出树的胸高直径，然后用双手仔细摸着树身的裂皮，分辨出阴阳面，果断地说道：“搭锯，下山倒！”

小马打开油门，启动着油锯，按着高向军所指的树倒方

向，先搭锯拉下楂，那“唰唰唰”的伐木声，打破了夜里固有的寂静。高向军站在上山坡，嘴里不停地数着：“一、二、三……”当数到第五十六时，猛然大喊一声：“停锯！”

小马立刻关闭了油门，把锯链从树身上抽下来。高向军指挥着：“下楂拉到份，换锯口。”

李学林站在一旁问：“你说下楂拉到份，根据是什么？”

高向军胸有成竹的回答：“树的胸高直径是一米粗，按数儿数这个时间，已经把树身拉透了五分之一。”

李学林不再说什么，显然是说对了，再无可挑剔。

小马早又在树的上身搭锯。高向军仔细听那锯木的声音，有所发现地说：“把锯使劲往树身上切，不要让锯链子打空转。”

过了分把钟，高向军又说道：“两手把锯掌稳，不能让锯身颤动，那样容易跑锯浪费木材。”

小马按指挥操作，及时进行调整，锯链在树身上飞速旋转，很快一株合搂粗的大松树被锯断了，“轰隆隆”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大红松倒向指定的方向。

采伐在继续进行，接着一连又伐倒了几棵。这一次高向军走到一株红松跟前，先估量出树的胸高直径，接着用两手辨别树的阴阳面。小马在旁，两手架着油锯，想当然地说：“准是下山倒。”

高向军没马上搭腔，蹲下身子在树根部摸了又摸，才说：“上山倒！”

小马一愣，没马上搭锯。李学林也深感意外，忙问：“怎么这棵树倒方向变了？”

“这是一棵切身树，向上坡倾斜着”，高向军讲述着改

变伐木倒向的理由：“从树身和根部能摸出来。”

李学林不言声，他完全同意上山倒。小马来得更麻利，早动手搭锯伐木了。

实验采伐在继续进行，一株又一株粗大的红松按着高向军指的方向倒下去，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这次夜里采伐实验成功了。

实验结束，在走向林场的路上，春雨还断断续续地下着，李学林根本没察觉。这时他心潮激荡，浮想联翩，他过去有个狭隘的理解，总认为参了军才是个战士。直到今天才理解，每个人尽管职务、行业不同，大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一个革命战士，为了消灭帝修反，时刻要想到个“打”字，他这个基层领导干部不更是应该这样吗！他在想，实验夜间采伐是更好的准备打仗，这是一件大事，尽管计划编完了，还要再补报一次。这工夫，高向军早走到前面，李学林加快脚步撵上去……

雨夜巡道

(小说)

乌 敏 河 区 高 大 中

我换完二号桥上最后一颗道钉，又仔细地检查一遍。我跟荣育才师傅学养路半个月来，他不是一次地对我讲：“森林铁路连着五洲四海，这担子重着呢。党和人民把维护这条路的任务交给我们，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要坚决把这个重任担起来。”我知道一颗道钉都关系着行车的安全，要格外仔细，直到一切称心满意才扛着锤，背起工具袋朝回走。

这时天已经正晌了。七月的太阳象盆火，烤得人皮肤发烫，几只燕子热得直往高空里钻。一条小花蛇，大概是热蒙了圈，竟爬到路基上来。再看路基下长的一排白杨树，叶子都打蔫了。这时我心里想：“要来片云给打打伞，该多凉爽啊！”走进工区我已汗流浹背了。放下工具，弄了盆凉水，把头便伸了进去，周身都感到凉爽。

“今晚怕有暴风雨。”师傅说着从外边走了进来。

我连忙用手抹着头上和脸上的水，心想：“晌晴的天，那能有暴风雨呢。”于是便问：“师傅！你听天气预报啦？”

“没有！”师傅用肯定语气回答道。

我很奇怪，那怎么知道天要下雨？我瞧着师傅。只见他

那黑红黑红的脸上，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正在沉思着。没等我开口，师傅又象下命令似地对我说：“一会吃过中饭，把信号灯擦亮，上满油，准备好工具。然后，你再好好睡上一觉，今天我们要提早出巡！”说罢便转身走出门去。

午饭后，天上开始丝丝拉拉长云毛了，但根本不象下雨的样子。我还是按照师傅的要求，把一切准备停当，才躺到床上睡了。一阵雷声把我从熟睡中惊醒。天真的下起雨来了。雨水顺着窗镜哗哗地流下来。对面的双马山的峰峦早被雨幕遮住了。我禁不住佩服地说：“师傅可真不简单，是个活气象台啊！”

正想着，房门忽然开了。师傅穿着雨衣从外边走了进来。只见他左肩上扛一把长柄二齿钩子，右手拎着一把弯把锯，腋窝里还夹着点什么。看着师傅拿来这些东西，我心里很纳闷：“巡道也不是去打柂子，拿锯有啥用？巡道也不是和泥，还用得着二齿子？”于是我便对师傅说：“工具我都准备好了，你拿这些东西干啥？”“有用。”师傅回答。接着又用询问的眼光瞧着我说：“今儿个是关门雨，一宿事儿。”提到雨，我忽然想起来，忙问师傅说：“师傅！没听天气预报，你咋就知道天要下雨？”

“这个还不是平时一点一点摸出来的。”师傅说着又给我念了一段观测天气的口诀：“燕子钻天，蛇盘道；水缸出汗，山戴帽……”最后他还拍了拍自己那条被日本人打折骨的伤腿说：“这个也是好气象台呢！一要阴天刮风下雨，它就先给我报信。这腿就麻酥酥地痛。”师傅说完，用他那双深邃的目光瞧了我一会儿，然后对我说：“走，提早出巡！”我立刻拿起信号灯跟他冲向暴风雨。师傅走在前面，